

总第11291号 国内统一刊号:CN33—0018  
 邮发代号:31—2 热线电话/传真:(0571)88852349  
 电子版:www.zjgrrb.com  
 E-mail:alan0104@163.com  
 地址:杭州市学院路107号楼718室 邮编:310012

# “八一”前夕参访井冈山，终于明白—— 井冈山的杜鹃为什么这么红？

■ 河流



前往井冈山路口的标牌，上面写着“所有壮美的名山都有故事”。



池煜华每天对着老花镜在百年老屋前梳妆。



作者与毛泽东《西江月·井冈山》背景墙合影。

上了一趟井冈山，竟然流了几次泪。

都说井冈山是红色的摇篮，此话不假。如果你去过，一定也会深有同感。而我要说的是，井冈山除绿水青山忠魂外，其他一切也都是红色的。就连井冈山上的杜鹃，也都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

相传，杜鹃是一种鸟，又名子规。据《华阳国志》《蜀王本纪》书载，杜鹃叫起来声声不断，非常凄厉悲凉，不啼到口角流血不会停，而死后就会变成一种花。花是红色的，皆因杜鹃精诚所至，因此也叫做杜鹃花，又名映山红。

另据当地人说，井冈山的映山红每年春季开放，一旦漫山遍野，那一定是曾经离

别的红军哥哥回来了。

那天，当我踏上井冈山，就一直被那里的红色包围着：井冈山的花是红的，心是红的，歌是红的，就连所有路灯上的火炬也都是红的。

在三天的走访了解中，我连续绕井冈茅坪走了三圈，就为了那曾经的好奇与梦想。

茅坪是井冈山红色教育基地，位于黄洋界西面，面积不大，约4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多，不到3000人。但这里天高云淡，四面环山，森林密布，碧绿葱茏。它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革命旧址相当集中的地方。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革命领导人的

旧居和众多旧址都集中于此。

我先后参观了毛泽东和朱德旧居、中共井冈山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旧址（红军医院），还去了黄洋界、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旧址、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等。在走遍大大小小的红色经典以及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博物馆后，我才真正了解到为什么说井冈是红色的摇篮，才真正感受到曾经的井冈山革命斗争是那么惊天地，泣鬼神，艰苦卓越，壮丽无比！才真真实实感悟到革命老区人民的精神与力量之所在，震撼再三，感慨万千！

在这先后的学习参访中，虽然有不少惊天动地的故事让我震撼，让我流泪，但给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博物馆革命烈士遗像前的宣誓和在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的一个展柜中所存的一面锈迹斑斑的老式花镜。这可不是一面普普通通的花镜，在这个花镜后面，有一段红军夫妻一辈子生死相守的凄美故事：

花镜的主人叫池煜华，丈夫叫李才莲。新婚三天后，丈夫就被组织安排去中共赣南行委工作，从此小夫妻俩聚少离多。1934年10月红军主力要长征，已担任少共江西省委（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的李才莲自然也在其中。为了给妻子留下念想，他用身上仅有的钱买下一面镜子送给妻子作为临别的信物，并深情地告诉妻

子：“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的。”

然而，多少年过去了，新中国也成立了，丈夫始终未出现。丈夫临别时的那句话成了池煜华永远的思恋和巨大的精神支柱。

又多少年过去了，丈夫李才莲还是未出现，可池煜华却始终坚信丈夫离别时的那句话一定会实现。她仍苦苦地等待着，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到门口张望一下，站几分钟，然后才肯慢慢转身，去摸索出丈夫留给自己的那面花镜，对着镜子慢慢地、细心地梳洗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青丝梳成了白发……

时间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得知池煜华的事情后，终于由民政部门查实，李才莲早已于1935年牺牲在江西瑞金。

可尽管如此，池煜华仍然惦记着丈夫的那句话，天天翘首期盼着丈夫的归来，直到生命尽头。

“愁锁巴云往事空，只将遗恨寄芳丛。归心千古终难白，啼血万山都是红。”这是七言咏物诗《杜鹃花得红字》的前四句，是宋末元初浙江诗人真山民所作，它通过对杜鹃花的吟咏，表达诗人由衷的情怀。他把无尽的思恋寄托于满山遍野鲜红怒放的杜鹃花上，把刻骨铭心、永远割舍不下的思念留于心中。诗中，杜鹃鸟阵阵的悲啼声，是思恋，是倾诉，它啼啊啼啊地鸣叫，啼出了血，染红了万山开放的杜鹃花，这一腔遗恨怎么能不让人感动得凄然泪下呢？这种深深的思恋又何尝不是红军遗孀池煜华对爱人李才莲的无比思念之情呢？她对梳妆，仿佛爱人就站在自己身旁，她把对丈夫的爱、深深的依恋、悠悠的情怀，尽情挥洒在日月天地之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长地久，坚贞不屈，而这一切，都在默默的长年等待之中。

2005年池煜华去世，那时她已95岁高龄，尽管每年井冈山上的映山红都如期开放，可池煜华的丈夫却始终没有回来。然而，正是有了成千上万像池煜华丈夫那样具有坚定革命斗志的先烈，和后方妻子们的默默支持和坚守，才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的伟大传奇，湘赣边区红军中的这一段爱情千古绝唱，是一个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电话从挂上号，到通上话，一般要耗时40多分钟，甚至更长——

## 东阳千祥古镇的通讯记忆

■ 陈灯月

### 字斟句酌发电报

我的老家在东阳市千祥古镇下东陈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谁家要是遇上个红白喜事或家中状况紧急，想通知远方的亲人，总会跑趟邮电局，说上一句“发封电报吧”。

通电话肯定比发电报来得快，问题是对方没有条件接听，打不了，只能退而求其次，发封电报。

那时我刚到千祥邮电支局上班，是20岁的毛小伙。那时候，千祥邮电支局建在

原千祥公社老广场的一侧，坐西朝东，每天迎着朝阳开门营业。

进得营业室，一直走到底，往南瞧，坐正对面的就是我——手持邮政日戳，“啪、啪、啪”地在平常函件的封面上准点加销邮资凭证。我的右手方，是邮政营业员，经办挂号、包裹、汇票等业务。我的左手方，是电信营业员，受理电报、电话的传递等业务。我的背后便是总机房了，它是千祥所有来去固定电话的中转站。

我堂叔每次进来拍电报，不管事情多

么火烧眉毛，都会在拿起笔之前，气沉丹田，凝神敛息打腹稿。电信营业员接下堂叔递进来的字斟句酌的电报稿，通过总机电路，“腰腰拐捌（1178）”“腰动动玖（1009）”等一连串的电报代码，传到东阳县邮电局电报房，译出，然后互对……一天下来，进进出出上百封电报。

后来，邮电部门曾推出“鲜花礼仪电报”的惠民业务，颇受时尚人士青睐。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堂小哥结婚，远在北京的堂三哥不能赶回来，就发了份红彤彤的祝贺电报，还送来了一束88朵鲜花。新颖别致的礼仪电报与温馨浪漫的鲜花完美结合，这在千祥农村还是首次递出，惊艳了古镇上的很多人。

堂小哥结婚后忙着经营家庭事业，买了辆吉普车，整天跑东跑西做着皮具、药材等生意，堂二哥则每天拉着10多个拖拉机的皮带、箱包等，按对方业务要求捆扎结实，一件一件填单、过秤、计费、装袋、扎铅，然后从我所在的邮电支局装上县城来的绿色邮车，奔向全国各地……

堂二哥他们邮完了商品包裹，都要给收件单位打个“摇把子”的长途电话：先排队，再填单排号，然后到话务员指定电话亭里的话机旁，静等接听。电话接通，要拉直了嗓子拼命喊：“喂！喂……”你喊我叫，电话亭里声音此起彼伏，20多平方米的邮电支局营业室宛如集市一般热闹。

在时断时续中通完电话，堂二哥与对方往往要各自发挥悟性，展开联想，才能大致回味出这次通话的正确内容。一个电话从挂号，到通上话，一般要耗时40多分钟，甚至更长。如果实在等不了了，也只好再花点钱，拍个“货邮请查收”的电报过去，通知对方一声，以便下回结算时顺当些。

### 气派的“宅电”

1994年10月14日上午10时，在东阳市邮电局和千祥镇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总投资145万元，以县为单位的千祥镇千门6位数的程控电话割接成功。至此，大家若遇上急事，就换上了“通个程控电话吧”的新说法，而不用到邮局“摇把子”等着听电话或拍电报了。

打程控电话快捷，也比电报“讲”得清楚，还省钱，但普通居民家庭一般是安装不

起程控电话的，因为光初装费就要上万元。

堂二哥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之一，立即去办理了装机手续，但由于受设备、人员等因素制约，还得托熟人，等候十天个多月，装机人员才姗姗来迟安装。

在装上“宅电”正式通话的那一刻，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堂二哥接连给五湖四海的亲人打了好几个“长途”，与不同的亲朋好友重复着相同的话：“我是在家里给你打的电话！”隐语：我家装上电话了，够气派吧？“我家的电话号码是×××××××，记住噢！有事打它！”豪迈之情溢于言表。

因业务需要，堂二哥还加装了平板传真机，像打电话一样拨通对方传真号，听到“嘟”地一声细响，堂二哥的真迹就出现在对方的传真机上了。

### 笨重的“大哥大”和昙花一现的BP机

长江后浪推前浪，邮电通信事业蒸蒸日上。堂四哥常年在外经营药材生意，从广州回来，腰里别着BP机，手里拿着一部笨重的“大哥大”。他来到千祥邮电支局，神气地告诉我：“上个月，我了解到一个信息，借了朋友的‘大哥大’往家里打了个电话，四嫂马上就把药材直发过去了，一笔生意赚了4万多元，比起50元话费来，毛毛雨啦。看，我手上的这个‘大哥大’，是昨天托人择机子择号码买到的。”话还没有说完，又接响起手里的“大砖头”电话，声音洪亮，瞧着周围人惊羡的神情，满脸自豪。这部摩托罗拉“大哥大”，当时售价2.1万元，就当时的收入水平，价格实在不斐。

那时候，在千祥，用得起“大砖头”手机的不多。由于信号不好，“大哥大”都是外置天线的。为此，有人把“大哥大”装在包里时故意露出一截天线，有时候还故意拿出来打个电话，以证明这是真正的“大哥大”。而一般人，用得最多的是BP机，看到一个电话号码显示出来，立马就找座机电话打过去。

用昙花一现来形容BP机，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了。有一段时间，可以说人人腰上都别着一个BP机，但是，它的“光荣下岗”来得那样突然而无情。现在，我家抽屉里还留着两只中文BP机，就是那种可以简短留言的BP机。

### 信息化时代的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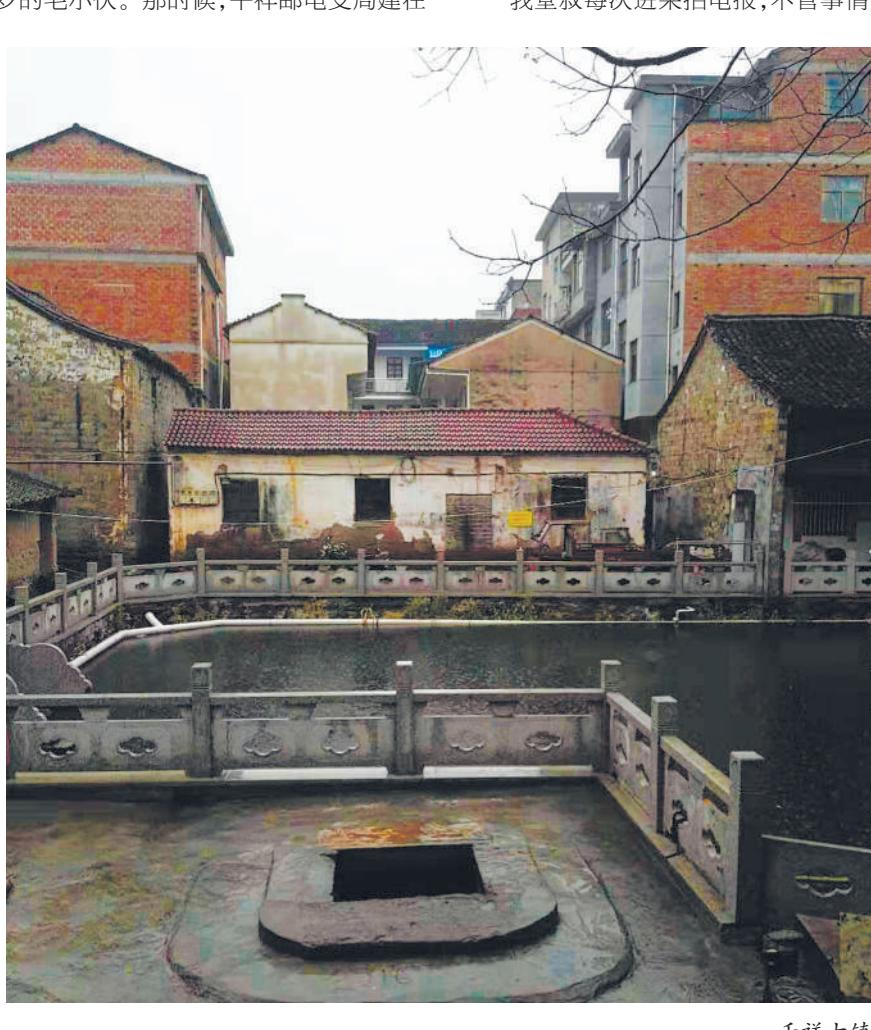
上世纪90年代末，堂四哥退居二线，小侄子接手办起箱包公司，职工有好几百人。与此同时，千祥的手机店也开得越开越多，前后不到10年时间，外表漂亮、功能齐全、携带方便、接听随意的手机统统登场。小侄子用的手机几乎每半年一换，那时有了“双模”手机立马就用上了。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发E-mail与客户联系生意。

淘宝等网购平台兴起后，千祥古镇也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前两天，我到邻村一家做旅游用品的农户家里，他一边聊着生意经，一边娴熟地查看“阿里旺旺”（以前称为“阿里巴巴贸易通”）。他说，厂里90%以上的旅游用品都是通过“阿里旺旺”销往世界各地的。

步入信息化时代，我们的通信工具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变化，移动手机通话方便自不必说，资费还不断下调；点点APP，生意就做好了，日用品就买回来了，连纸币都不太用得上了……

如今，与80后、90后、00后谈起曾经的通讯，宛如传说一般，它们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渐渐成为70后、60后尘封的记忆。

### 我见证 壮丽的新中国



千祥古镇



“大哥大”手机